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唐集叙錄

萬

曼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唐集叙錄

萬 曼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集敘錄 / 萬蔓著.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4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ISBN 978-7-81091-754-4

I. 唐… II. 萬… III. 古典文學—專題目錄—中國
—唐代 IV. Z88:I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26045 號

責任編輯 張自然

封面題簽 王劉純

助理責編 焦向榮

封底篆刻 劉廣祥

封面設計 凤文傳媒

出版發行 河南大學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開封市明倫街 85 號 郵編:475001

電話:0378-2825001(營銷部) 網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張 16.25

字 數 379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定 價 4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係調換)

出 版 說 明

河南大學是一所有近百年歷史的老校。自建校以來，一向重視國學研究，并形成了一支實力雄厚、傳承有序的研究隊伍，在國學研究領域可謂人才濟濟，成果豐碩。經初步調查梳理，近百年來在河大工作過的有高深國學造詣的學者包括大師級學者有數十人，出版有關著作近百種。為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國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發展，我們從中遴選在學術史上有一定地位、至今仍有研究參考價值的作品分批整理出版，這便是“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的由來。現對這套叢書編纂出版的有關問題說明如下：

一、建校以來在河南大學（包括其前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中州大學、河南中山大學以及後來的河南師範學院、開封師範學院、河南師範大學）曾經任教或求學的校友，都在叢書作者的人選範圍。

二、一生大部分時間服務於河南大學，以及離、退休或終老於河南大學的作者，其所有國學著作均在叢書入選範圍；曾經在河南大學求學或任教，後來離開河南大學的作者，入選作品則以在校時寫作或出版者為限。

三、叢書所收作品，以曾經正式公開出版者為主。少數確有較高學術價值而由於種種原因未曾正式公開出版過的作品，則據稿本或可靠的印本收入。

四、叢書所收作品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代表的是當時的學術水平，難免帶有當時的種種局限。這次整理出版，在內容上悉以底本為準，不依據後來的研究成果進行校訂。

五、叢書統一用繁體字排印。在編校過程中，對原底本中的異體、俗體、簡體字做了規範化處理，錯、漏、衍、倒等技術性差錯做了糾正。根據古籍整理慣例，對傳統典籍中約定俗成的通假字、古字和特殊人名、地名等用字不加改動。

六、由於河南大學在近百年間屢經分合，數易其名，加之抗戰時期輾轉遷播，人員進出頻繁，為叢書作者作品的遴選增添了不少難度。此外，“舊籍新刊”作為一種特殊的出版形式，有許多問題還在探索之中。因此，叢書第一批的出版，無論書目的選定還是具體的技術性處理，都一定存在不少缺憾。誠望廣大讀者特別是河南大學知情校友和有關專家不吝賜教，以便使以後陸續推出的叢書逐步臻於完善。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編纂出版委員會

2008年3月

目 錄

東臯子集	(1)
寒山子詩集	(7)
王梵志詩集	(14)
王子安集	(16)
盈川集	(25)
盧照鄰集	(27)
駱賓王文集	(29)
李嶠集	(36)
杜審言詩集	(39)
宋之間集	(41)
沈佺期集	(43)
陳伯玉文集	(45)
張說之集	(48)

蘇許公詩集	(54)
徐安貞集	(55)
李北海集	(57)
曲江集	(59)
王維文集	(63)
李頤詩集	(71)
儲光羲詩集	(73)
王昌齡集	(75)
常建詩集	(76)
劉隨州文集	(78)
顏魯公集	(83)
皎然集	(88)
秦隱君詩集	(92)
李遐叔文集	(93)
蕭穎士文集	(95)
孟襄陽集	(97)
李翰林集	(103)
韋蘇州集	(113)
岑嘉州集	(120)
李嘉祐集	(125)
皇甫冉詩集(附皇甫曾詩集)	(128)
高常侍集	(132)
杜工部集	(138)
錢考功集	(177)
元子文編	(179)
韓君平詩集	(183)

毘陵集	(186)
華陽集(附顧非熊詩)	(190)
盧綸詩集	(193)
李益集	(195)
李端詩集	(197)
王建詩集	(199)
李觀文集	(203)
權載之文集	(207)
昌黎先生集	(214)
歐陽詹文集	(235)
河東先生集	(240)
劉賓客集	(255)
李文公集	(260)
皇甫持正文集	(267)
呂和叔文集	(270)
孟東野集	(274)
張司業集	(279)
玉川子詩集	(284)
李賀歌詩	(288)
元氏長慶集	(300)
白氏文集	(305)
李文饒文集	(317)
追昔遊編	(323)
薛濤詩	(325)
鮑溶詩集	(327)
沈下賢文集	(331)

姚少監集	(336)
周賀詩集	(339)
章孝標詩(附章碣詩)	(342)
張祜詩	(343)
朱慶餘詩集	(344)
樊川文集	(349)
丁卯集	(354)
李義山集	(361)
文泉子	(369)
文標集	(373)
會昌進士詩集	(376)
許昌集	(378)
李羣玉詩集	(381)
孫樵集	(386)
長江集	(392)
溫飛卿集	(396)
魚玄機集	(399)
祠部詩集	(402)
黎嶽集	(403)
麟角集	(406)
文藪(附皮從事唱酬詩)	(409)
甫里先生文集	(414)
一鳴集	(432)
披沙集	(436)
玄英先生詩集	(440)
羅昭諫集	(444)

目 錄

鹿門集	(454)
雲臺編	(456)
韓翰林集(附香奩集)	(460)
唐英歌詩	(466)
白蓮集	(468)
禪月集	(471)
桂苑筆耕	(475)
唐風集	(478)
浣花集	(484)
張蠻詩集	(488)
黃御史集	(490)
釣磯文集	(495)
李洞詩集	(500)
唐求詩集	(502)
李建勳集	(505)
碧雲集	(507)
永嘉集	(509)

東臯子集

《王績集》，《舊唐書》本傳及《經籍志》作五卷；《新唐書·藝文志》，績誤作勣，亦爲五卷；《宋史·藝文志》，績誤爲續，仍爲五卷，但另有陸淳《東臯子集略》二卷；《崇文總目》僅著錄《東臯子集》二卷。從這個記錄裏可以設想題爲《王績集》的是五卷，題爲《東臯子集》的是陸淳編的《東臯子集略》，這是一個經過刪節的本子，所以祇有二卷。今本《東臯子集》作三卷，顯然已非舊日次第。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四上，王績《東臯子》五卷，題名已非舊式，但仍爲五卷，並云：“有呂才序，稱其幼岐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辯，一座盡傾，以爲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云。”這段話《四部叢刊》影趙抄本呂才序中不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六，《東臯子》五卷，又云：“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

卷，爲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爲後序。”這個本子除呂才序外，似乎又把陸淳《東臯子集略序》添在後邊，改題《東臯子》，但仍爲五卷。

元、明以來，五卷本的《王績集》不見著錄，覆刊本也極爲少見，而鈔本流傳多爲刪節本，又不知道爲什麼改二卷爲三卷。

常熟瞿鏞（子雍）《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十九，《東臯子集》三卷，舊鈔本，唐王績撰。記云：“《唐志》、晁、陳書目，俱作五卷，此止三卷，有呂才、陸淳序，舊爲脈望館藏書，繼歸述古堂，見《敏求記》，卷末有趙清常題記，云金陵焦太史本錄出，校於清溪官舍，時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四部叢刊續編》集部，即據此本影印，呂、陸二序後有《東臯子傳》，蘇軾《書東臯子》及陳氏曰、周氏涉筆曰、晁氏曰，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賦，中卷詩，下卷雜文。但上卷賦止《遊北山賦》一首。

錢塘丁丙（松生）《善本書室藏書志》二十四，著錄另一個舊鈔本，書名《東臯子集》，也是三卷。小傳外云：“晁、陳兩目均稱遺文五卷，河東呂才編序，陸淳後序。此明梁谿曹荃定爲三卷，附錄劉昫、宋祁、蘇軾三傳並遺事集評。”這個本子和瞿氏著錄本，附錄各件略有不同。曹荃的時代略後於趙琦美（清常），恐怕還是淵源於趙抄本的，止附錄有所增添而已。

以上兩個鈔本，可以說都是陸淳的刪節本，不料在歸安陸心源（剛甫）藏本吳翌鳳的跋語中，却見到了五卷本的踪影。《皕宋樓藏書志》六十八，著錄一個舊鈔本，題《東臯子集》，三卷外，另有附錄一卷，有吳翌鳳手跋云：“庚子初冬於鮑以文丈處見宋槧本凡五卷，視此增多三十餘篇，惜未假得校補，書此以俟。十八日延陵吳翌鳳記。”這個鈔本後歸靈石耿文光（斗垣），《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一百五著錄，這個鈔本本身沒有什

麼引人注意的東西，但是吳氏跋中所說的在鮑以文處所見到的宋槧五卷本，却是一個重大的發現，使沉埋已久的五卷本，在這裏透射出一線光芒。

鮑以文名廷博，刊有《知不足齋叢書》，但未收此種。邵章《四庫簡目續錄》云：“宋刊五卷本，汲古閣有影宋鈔本。”可是毛氏《津逮秘書》也未輯入。於是此一線光芒乃告燐息。五卷本似存若亡，究不知當在人間否。偶翻《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忽見《王無功文集》五卷一種，係清同治四年陳晚晴軒鈔本，一冊，內容不知如何。

甘泉江藩（節甫）《半氈齋題跋》上“東臯子集”條云：“《東臯子集》三卷，集中《答馮士華處士書》云：‘我近作《河渚獨居賦》。’今本無此文，中卷末補遺引葛立方《韻語陽秋》，當是南宋人所編，必非舊本也。”江氏所據當為刻本。《東臯子集》除鈔本外，刻本流傳極稀，所知僅有崇禎中刊本（《四庫全書總目》即以此本著錄）及孫星衍氏岱南閣仿宋巾箱本，皆三卷本也。此外，邵氏《續錄》仍有光緒丙子（1876）羅振玉唐風樓刊本，未標卷數，據潘景鄭《著硯樓題跋》，當仍屬刪本系統。潘氏云：

《東臯子集》世通行祇孫氏岱南閣倣宋本，孫氏所據自余蕭客影鈔宋槧所出，然校正誤字，亦殊未盡。清光緒丙午（1906）羅氏唐風樓據所藏舊刻巾箱本校孫本重梓，是正甚多，作校勘記一卷。又於《文中子》內，檢得《答陳尚書》一首，附諸卷末，於孫刻為精善矣。近涵芬樓影印明清常道人手鈔本，校正孫氏誤字，至百許。清常道人本，即《讀書敏求記》所據為善本者，所校羅氏刊本，亦殊未合。

吾族香雪草堂藏有王西沚家鈔本《東臯子集》，黃蕡圃以墨筆度吳枚菴校本，以朱筆校明刻本，比勘精審，所正誤脫，亦有孫、羅二刻所未及者。是本於去秋在市廛爲吾友鄒君百耐所得，余假歸，校讀數日，以勘各本，互有是正，洵乎善本之難盡！吾輩窮年累月，耗精疲神於幾塵落葉中，徒亦自苦耳，暇時羅列各本，疏其同異，彙爲校記，附諸簡末，聊備記誦之業，是爲跋。乙亥五月二十六日。

從潘文中可以看出，各刊本所據鈔本，彼此之間頗多歧異，但都出於陸淳本是沒有問題的。因爲篇目出入不大，吳翌鳳所稱增多的三十餘篇皆未見也，所以孫淵如岱南閣刻本序疑非唐時呂才編次，或爲陸淳所刪，並稱《讀書敏求記》從金陵焦太史錄出者亦即此本云云。但張元濟跋趙本時，對此却提出異說，張氏云：“孫刻詩篇編次與是本不合，且缺《祭處士仲長子光》及《自撰墓誌》二首，頗疑所據之本各異。又是本呂序明言輯成三卷，並無五卷之說。蓋孫氏實未親見此本，其所云亦即此本者，僅爲揣度之詞。”孫氏所據鈔本和趙清常本不盡相同，自是一個問題，但張氏謂並無五卷之說，却是錯誤的。張氏根據止是趙鈔本呂才序，但呂序“三”字顯然是“五”字之誤，不能因此遂謂並無五卷之說。張氏後文雖也提到《唐志》及晁、陳二目，認爲當時必有兩本，但對趙鈔源出陸刪本似未置信，更未注意到陸淳刪本原爲二卷的《東臯子集略》，而三卷本乃明人採掇而成，已非陸氏原本。

關於呂才序文問題，上文已云晁公武所引呂才序文趙鈔本呂序中不見。陳鴻墀《全唐文紀事》一百十三引呂才序則僅百餘字，皆見於趙鈔本，但和趙鈔本八百餘字相較，相差太遠，且

不云所輯卷數，其爲陳氏刪節，抑別有所據，疑不能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或宋末本集已佚，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採續詩文，彙爲此編，而僞託才序以冠之，未可知也。”凡此種種，都有待於獲得宋槧五卷本來解決。但三卷本是一個簡本，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爲有唐寫殘本爲證。

王重民《敦煌古籍敍錄》（伯 2819）記《東臯子集》云：“此卷首尾殘缺，載賦三篇，起《遊北山賦》之後半，《元征賦》全，訖《三月三日賦》之前半。據《遊北山賦》知爲唐王績所撰，蓋爲《東臯子集》殘卷，更證以羣書，而知此爲呂才所編續集五卷本之原帙也。”又云：“按卷內‘國’字作‘圓’，‘天’字作‘而’，並爲僞周武后所製新字，則爲唐武后時寫本。又陸淳爲啖助高弟子，度其生年，不能上逾開元，然則此卷子本書寫之時，陸淳尚未生世，則應爲呂才原編，更可無疑也。”此外，王重民又檢宋姚鉉《唐文粹》八十一有續《重答杜使君書》，八十二有《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全唐文》百三十二有《三日賦》、《鷺賦》（此二賦不見《文苑英華》與《文粹》，出處容當再攷），三卷本皆不載，認爲係陸淳所刪。因爲淳序稱“祛彼有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此類皆所謂有爲之詞也。證明五卷本之外，別有陸淳刪本三卷，同時並證明四庫館臣以爲三卷本係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採輯彙編的說法爲疏於考證。但王重民也一樣沒注意到陸淳刪的《東臯子集略》原爲二卷，三卷本爲明人編定的。王氏又云《全唐文》百三十二收入《子推抱樹死贊》、《荆軻刺秦王贊》等十三篇，據呂才序“績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別成一家，不列於集”，應爲《會心高士傳》之贊，不應輯入文集。最後依卷子本鈔錄了《元征賦》全文，因此賦不特集本不見，《文苑英華》、《唐文粹》、《全唐文》皆未載入，敦煌卷子所寫乃

成孤本，又用此卷子和《四部叢刊續編》影趙本作了《遊北山賦》校文。

按：呂才，高儉（土廉）《文思博要》序羣臣中有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呂才，當即其人。

寒山子詩集

寒山詩，據唐台州刺史閻丘胤序文說，是“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的。《新唐書·藝文志》載寒山詩入釋家類，作七卷。又《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曰：“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爲三卷，行於人間”云云。這和由閻丘胤纂集的說法不同，卷數和《藝文志》及今傳本也不一致。

錢曾（遵王）《讀書敏求記》云：“豐干語閻丘胤（允）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真爲饒舌矣。胤令國清寺僧道翹纂集文句成卷而爲之序讚，附著拾得錄于詩之前，惜乎傳世絕少。此從宋刻摹寫，南北藏俱未收，余謂應同龐居士詩並添入三藏目錄中，庶